

秦文君
经典校园小说系列

十五岁之夏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秦文君
经典校园小说

十五岁之夏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五岁之夏/秦文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1. 6
(秦文君经典校园小说)
ISBN 978-7-5324-8724-0
I. ①十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58212 号



秦文君经典校园小说

十五岁之夏

秦文君 著

李 宁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董远方 美术编辑 赵晓音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张伟群 陆 赟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字数 94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724-0/I·3253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65
第三章	122
第四章	170

第一章

趴伏在地上的轿车像突然苏醒过来，巨虫般地颤抖起来，旋即，车头朝上一倾，像要拔地而起。肖蓓不由“呀”地叫出了声。

那个开车的阿大，缩一缩他的大脖子，恨不得要笑起来。他不慌不忙地捣腾着排挡，于是，轿车跌跌撞撞地朝前挣去，几秒钟后便流畅地穿出弄堂，在马路中间游刃有余地猛走，快得仿佛随时可以飞起来似的。

“该死的阿大，慢呀，慢呀！”肖蓓暗暗咒骂，“凭什么不让我等桔桔。”

她依然留恋地望着车子后窗，像风中的小树直起腰肢左顾右盼。她想这一刻桔桔如果能追上来，那就是她心里的祈

祷显灵了。

这个反复无常的桔桔最早一个报名参加夏令营，肖蓓是傍着这一点才去的。不料，都快动身了，桔桔却像冬眠一般狂睡，还说：“干吗要去夏令营？等我睡累了再说。”

但是肖蓓惦着桔桔。不止是喜欢，也不止是热爱，就是说不出多么喜欢和热爱。肖蓓从不会称呼桔桔的正常名字“吉吉”，而是擅自帮其添上两根木头。她觉得那样更好些，她在心里念及这个名字时出来的就是加了两个木的“桔桔”。

桔桔有一张粉嘟嘟的脸，天一冷，那张标致的小脸上就竖起一排排的小绒毛，她看起来眼睛总是做出凝视的姿态，鼻子小巧，鼻尖像婴孩那样俏皮地翘起。桔桔的身上，常有一股好闻的清鲜味，像新剥出的橘子一样，那气息是从内中散发的。

桔桔真是的，年龄和肖蓓相仿，性格却无从捉摸，有点自说自话。听说桔桔的姆妈曾想过要好好地管教女儿，但几次下来，她发现越管桔桔就越对立，都不可收拾了，后来就泄气了，撒手不管。反正，大家也料到桔桔姆妈会这样的。在这一带的中年母亲中，她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她的身后永远跟着一串不太好听的传闻，它们像是一团雾，时聚时散。

阿大在拼命踩油门，他是个年轻人，但有点不大不小：长得方头方脑，有着一把胡子，加上一个爱笑的毛病。他的笑没有来由似的，眼睛看着前方，随时会笑出声来，所以肖蓓认为他是乱笑。叫他阿大，并非不恭敬，而是因为他后面还有阿二和阿三，据说是三胞胎。

车子急速朝前，阿大又乱笑了，结果，车子像卡壳似的停下来，不动了。

八月的上海，正是酷暑难当的时候，繁华的街道上满是打着遮阳伞的女人，有空调的大商店里挤满了顾客。姆妈只好替肖蓓打了一辆出租车。肖蓓连声叫好，她讨厌坐阿大的车，他一笑，她就心里发毛，现在好了，肖蓓隔着出租车的车窗一路数过去，竟在一条不长的路上看到有十多家生意兴隆的冷饮店。

桑塔纳车内开足了冷气，她坐着，靠着软软的靠垫，凉得人像要缩小起来，她的怀里抱着自己的玩具布熊。

“蓓蓓，惬意吗？”肖蓓的姆妈问。

肖蓓没做声，她晓得姆妈肯在她身上花钱，乐于看到她过上千金小姐的富裕生活。可是，姆妈为她做了什么，就一定要直通通地报出一遍，弄得人索然无味。肖蓓又偏偏是那种嘴巴不肯说甜蜜话的女孩。

姆妈也习惯了。她是个胖女人，手指短短的，手背高出来的，还像婴儿似的显出几个圆圆的小窝。不用说，姆妈的身材也是圆滚滚的，她的衣着打扮很是鲜亮，脸面因为年龄偏大而显得松弛晦暗，她从不肯提及自己到底多少岁，只说自己是三十多岁。可弄堂里的人议论，说她至少瞒掉了十岁。很快，车子开过市中心，向上海版图的西部驶去，姆妈往车头的计价器瞄了一眼，说：“我肯定这个夏令营中没有别的家长舍得叫出租车送小孩去报到的。”

肖蓓还是没开口，只是毫无目标地看着窗外的炎热世界，看着汗流浹背的行人，她奇怪自己对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。班里许多女生都说，真正的生活从初二开始，她们说这番话时，脸上带着自信，仿佛真是把握住了生活的奥秘，而同她们相比，肖蓓就觉得自己手中空空的。

出租车猛地在一个绿草葱茏的大园子前停下，园子外挂着活动中心的招牌，肖蓓顺着车势颠了一下，心里有些喜悦。她见姆妈开始点钱付账，便拉开车门先跳下车。立刻，热浪围过来，抱住了她的周身。

大园子的门边，有两个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正倚着门栏说话，见来了人就伸着脖子，睁着晶亮的眼睛看住这儿，肖蓓也善意地望过去。女孩羞怯地拉了男孩一下，背过



脸去，那男孩怔了怔，也转过脸去。

那男孩的脸白白的，是个眼镜先生，看样子有个好脾气，肖蓓心情愉快的时候，看什么都是顺当的，目光里像有着宽容的标准。她掏出手绢来擦汗津津的脸。站在园子外面也能闻到香樟树浓郁的清香，它香到头了就能直沁心脾，让这女孩觉得心里一震，像是来到了一个新天地。

姆妈付完车费就下车来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哎呀，这种天气紫外线太强，当心皮肤起黑斑！唉，热昏了。”

肖蓓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因为姆妈把那些俗话说得那么响，像念宣言似的，这下，周围的人都探究似的看了过来。姆妈又旁若无人地说：“蓓蓓，在家里空调边凉快多好，来参加夏令营苦煞了，花钞票买罪受，别热出痱子来。”

肖蓓在众目睽睽下进园子，弓着背，像孙子一样。突然，她想起提包还在出租车上，她慌忙奔出大门，四处眺望：“啊，车子开走了？我的包还在车上。”

姆妈发急地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没有阿大提包，你就昏了头，都十五岁了，连自己的包也看不住。里面有两套新睡裙！”

这时，从旁观者里走出一个少年，问肖蓓：“是、是不是刚才在这儿调头的那辆灰、灰色出租车？”

姆妈嘟着脸懒得答话，只顾说那两套新睡裙丢失的埋怨话，肖蓓见少年急得说话也有些结巴了，就朝他点了点头。

“我去追！”他说。

肖蓓看见那男孩朝车开走的方向狂奔起来，他像一个打足气的人，跑起来一弹一弹，头发一跳一跳的。她看着他矫健的背影，在他转身的一刹那间，她觉得这张脸似乎异常眼熟，但这不过是一张很普遍的少年人的国字脸。

“追什么追？”姆妈没好气地说，“人还会比车子跑得快？”

可是，奇迹居然出现了。不一会儿，男孩拎着肖蓓的包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他离老远就像投球一样把提包投出来，提包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准确地落入肖蓓的怀里。

肖蓓激动地说：“你真行，像超人。”

男孩擦着汗，说：“不是超人，是超车！前面有个道口，堵车堵得很凶，这条路人称‘鸡肠路’，所以就能追回来。”

“谢谢！”肖蓓一笑。

男孩也一笑，说：“要谢倒应该谢那个道口的警察，他太差劲了。”

两个人相视一笑。

姆妈催道：“蓓蓓，肖蓓，走，进去报到吧！”

男孩说：“哦，你就是肖蓓？刚才老师还在说，只剩一个市区的女生没来报到，因为你跟我同姓，所以我就记住了你的名字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肖小帆。”男孩说。

姆妈催促肖蓓快去报到，她看肖蓓回头跟肖小帆道别，姆妈淡淡的眉毛聚在眉心打了个结。姆妈是那种难得快活的人，像心里有暗伤，愁也愁不完，即使开心起来也是一闪而过。有外人在场时，她还强打精神，一旦母女单独在一起时，她常常哼哼叽叽说身上疼，还把脸挂下来。姆妈一路走，就一路议论那个肖小帆：这个男孩面相很阴，眼睛野，又骄傲，不讨人喜欢。

到了报到处，姆妈就活跃起来，她在周围人多时更乐于表露对女儿的感情。她把家里的电话抄给领队古老师，说：“我就把独生女儿交给老师了，蓓蓓很娇的，要是她住不惯，你打电话来，我叫我们家的司机阿大接她回去。”

姆妈亲昵地把热热的手掌放在肖蓓脸上拍拍说：“乖点啊，蓓蓓！”

姆妈喜欢像演戏那样，鼓眼睛，偏着头，声调夸张，仿佛正对着摄像镜头，要让全世界都相信她的母爱大大的，肖蓓

很腻这样，可她只能配合，否则姆妈会抢白她，羞她，哭天抢地地说她没良心。

还好，姆妈要的出租车来了。姆妈只能匆匆收场，一阵疾走。一路还忘不了说：“等几天，我来接蓓蓓喝广式早茶去，虾仁肠粉你最喜欢吃呀。”

“不用的。”肖蓓说。

姆妈回过脸来，看住女儿，说：“姆妈不在乎钞票，只在乎你有没有良心。”

周围的男孩女孩都看白戏似的看着姆妈，有的还悄悄地用手肘顶一下对方，嘻嘻地笑，他们在笑话姆妈的俗气。

直到桑塔纳轿车开出视线，肖蓓才发觉眼里噙着委屈的泪。

肖小帆立刻从人群中走过来，说要带肖蓓去女生营帐。他大大宽宽地挡在她面前，眼睛却看着远处，像是存心给她一个平静情绪的屏障，不让她难堪窘迫。

这时，先前一直在同眼镜先生说话的女生转过身说：

“女生营帐干吗要你卖力带去，我领她去。”

那女生一喊，肖小帆就说遵命。

女生长得白若凝脂，细眉疏眼，很秀气，衣着也有点过人的细巧风范，可她的眼光却咄咄逼人。一路走，她就一路

提问题：“刚才那位是你妈妈么……好阔气的太太！可是你妈妈跟你一点都不像的……她好怪呀，来了也不送孩子去帐篷。我妈妈送我来时，先要看看营帐有没有蚊帐……”

女生的话让肖蓓心里寒寒的，汗水猛地干了，说不出为何遗憾和惶恐。

下午的见面会开得肖蓓一个劲地擦汗。她真巴望桔桔这个小东西能改变主意，奔赴她的身边。她和桔桔相互称对方为“小东西”。喜欢一个人，会觉得这个人比自己小，小得忍不住要去可怜她哪！桔桔不出现，肖蓓真觉得度日如年。后来，善解人意的营长建议大家把椅子搬出房间，去树阴下开会，这才算透点儿气。

营长是个男生，长得老气横秋，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是大家的叔叔。他先作了自我介绍：“我姓林，叫林欢，不过按我的心思，叫林忧更好些，像个大诗人。”

“叫林彪吧！”眼镜先生说，“做个死掉的野心家。”

营长笑笑，说：“父命难违，还是就叫林欢更皆大欢喜。我跟大家一样，是这次向日葵杯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二组的获胜者，古领队看我长得像个‘同志’，封我当个官。这十天我就是‘头儿’，现在，我下第一道手谕：大家自报出生日

期，我们来排一下老大老二老三。”

“我的生日在红五月。”

“我的生日最大，在一月份。”

“我是三月十二日，双鱼座。”

轮到肖蓓了，她说出自己的生日：“我是二月出生。”

肖小帆叫起来：“我也是二月出生！”

营长林欢说：“那么，说说是二月几号。”

“我是二月五号。”

“我也是二月五号。”

大家哄笑起来，都说这两个人只能并列了，难分高低大小。

林欢偏偏不依不饶，说：“你们是几时几分几秒出生的？”

肖小帆说：“我是凌晨出世的，鸡叫第一遍。”

眼镜先生说：“吹牛，医院里哪有鸡叫声。”

肖小帆说：“那时我的父母都在北方的农场当知青，住的地方边上就是养鸡场。”

“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？”林欢问肖蓓。

肖蓓摇摇头，说：“姆妈从没提起过。”

细眉疏眼的古典美人酆秀梅推推肖蓓，说：“别轻易认

输，那儿有电话，马上去问一下，不就分出高低了。”

肖小帆说：“问就问，反正我是凌晨出生的，不可能输给你。”

肖蓓笑那男孩认真得要命，但她乐于去做与他沾上边的事，即使是烦琐的，也夹杂着无名的快乐。她撒开腿向办公室跑，裙子像伞一样撑大，两条腿上拂着热风。她一头撞进办公室，把古领队吓得一愣。

“怎么？会开不下去？”古领队诧异地问。

“不，开得很热烈。”肖蓓说，“我要打电话找姆妈。”

古领队在计算器上按着数字，一边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也就是十五六岁，一个人去了黑龙江，哪像你哟，半天离不开妈妈！”

肖蓓没解释，因为这类话题是成年人的最爱，往往越解释越糟。她拨通了家里的电话，可惜，铃声一声一声响，就是没人来接听，“是我呢！”肖蓓对着话机嘟哝。

姆妈有多年没上班了，但也不辞职，每个月给医生送厚礼，一月一月地休病假，说是吊在单位里比较保险，每月还有固定的病假工资。她往往上午在家睡懒觉，下午出门，要么去听戏，要么吃午茶，有时也找人搓麻将。姆妈的一帮小姐妹都闲在家里当太太，就因为她们手里有钱。

肖蓓只能往爸爸的厂里拨电话，爸爸在，用很好听的男中音说：“喂！”

“爸爸，我是蓓蓓。”

“我听出来了。怎么样，去了夏令营？”爸爸问，“习惯不？”

“挺开心。”她真心说，“要是桔桔能来，就更开心了。”

“那好。”爸爸说，“这次你的作文能得奖，花再多的钱，我也会让你参加夏令营。吉吉不来，那是她傻，你好好地学，以后说不定能在全中国得奖，珍惜这个夏令营。我正在跟客户谈业务，电话挂了好吗？”

肖蓓叫起来：“千万别挂啊，爸爸，你记得我出世时是白天还是晚上？”

“是凌晨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肖蓓一惊一乍地叫起来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，我记得是鸡叫第一遍时。”爸爸说，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肖蓓说，“有个男孩和我同年同月同日，也是凌晨出生，爸，怎么那么巧？”

“哪个男孩？”爸爸叫道，“你说具体些。”

“我们夏令营的。”肖蓓笑了，“哦，看样子，我和他是